

昌

谷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八

宋 曹彥約 撰

狀

辭免召赴行在狀

九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鄒應龍真德秀曹某召赴行在劄付臣者上有綸言
自天而下首蒙環命跼地無從當聖朝詢闢之初乃治
忽闔端之際得人而治固能成平定之功所用非賢難

以塞衆多之口如臣者學非有用技本無他雖徧更俗
吏之勞粗諳民事頃驟綴清廂之列未習朝儀君恩每
過於選掄天分巧為之裁制蓋齒壯已挺於疾病至年
來遂困於沉綿脾常作寒飲食幾廢足復為楚步履則
艱昏花極礙於觀瞻喘嗽復攻其寢處非不知龍飛出
治親逢變化之時豹尾通班當効論思之職報國稍行
其素志取禾未底於空餐顧才力甚微自知凡下形骸
如此又費支吾蠖雖屈以求信蝸欲飛而不至寒骨自

違于暖律懼心如立于春冰揆之方命之誅深知速戾
錫以容光之照尚或偷安所有召赴行在恩命臣未敢
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

證會臣昨具狀奏陳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今月初五日
准九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不允者君命再至悚惕無門不俟駕而行乃其
常分控辭不已諠有未安緣臣所苦脾疾起自壯年常

時每至呻吟稍重更加嘔洩既止復作莫識其源是時
氣力尚強飲食無阻稍覺寬減即復奔馳中年以後其
病稍深討湖南時復為楚軍前調撥往往舊病大作畏
避事之名不敢求去事平之後譏為壅滯急救目前至
用芒硝大黃等藥稍存微息不暇為後日慮苦口乞祠
未獲俞音亦幸授代已近不復叫號其後獲試成都此
病再作諸司共覩幾至狼狽荷朝廷從欲改差待次一
郡稍獲生意又被繁使黽勉二年復請祝釐蓋茶甚則

誠實籲天稍定則執掌宣力苟可以捐軀報國尚不辭
難矧今出綽異恩賜環明命當飛龍正位之始備萬物
咸覩之數臣子至榮莫叨於此而臣年迫七袞困於宿
病乃於脾疾之外更添足痛足痛未已又增痰壅最是
飲食驟減日見羸削自朝至暮不能進一盃之粥跋履
修塗必至顛沛有尊主之心而局於分有行志之時而
窘於老此臣所以恐懼震懾而加以太息也所有召赴
行在指揮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兵部侍郎狀

十二月三日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渠除工部尚書曹某除兵部侍郎並日下前來供職者新天子飛龍之初首蒙嚴召古夏官司馬之貳更玷真除揣分踰涯撫躬失據伏念臣侵尋七袞遭遇累朝身久溷於塵埃頗甘外服足未登於表著敢望禁除掛名偶備於松階投老願休於琳館忽奉予環之命適當訪落之時抱疾控辭本非矯

偽畏寒賜告益感恩榮方將具舟楫以便微軀併藥餌
以求速效下欲明其素志上仰答於洪恩若乃部設六
曹兵為清簡官稱三品地亦邃嚴攝承尚俟於年勞推
擇必資於人望豈有來從散吏徑亞司戎如彼積薪失
後先之定序未嘗持橐躡扈從之前行初焉已懼於淵
冰至此亦憂於負乘伏望收還誤寵灼見微忱如其力
且未哀得瞻咫尺設或言有可采稍助涓埃然後俾守
舊班猶為待對不但少安於愚分庶幾永穆於師言所

有新除兵部侍郎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十二月七日准十一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曹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貳職司戎方騰免牘兼官載筆又玷明綸驚異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懼益善惡取信莫重於史官而纂輯闡端尤詳於實錄才必兼於學識記不謬於是非乃可以追亞六經流傳萬世如臣者發身科舉試吏塵

埃四十餘年期會之間相為終始萬八千言春秋之學
已失故常處之言語侍從之官責以紀表傳志之事不
惟曠職益見招辜伏望俯察愚衷特還成命別選俊髦
之士俾專清切之班苟微臣義命之獲安即大造生成
之所賜所有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未敢
祇受須至奏聞者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

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曹某除寶謨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者小宗伯之曠職久因
沉綿雜學士之陞班不虞超躡勸誦尚陪於禁路祝釐
更列於內祠退自省循莫名造化竊惟人主以掄才為
職當量能而授官人臣以報上為心必食祿而任事若
舉此非常之典而施之無用之人外雖侈於觀瞻中實
深於恐懼如臣末學無異常流壯歲塵埃自安行於州
縣暮年爵秩適遭際於聖明夤緣得侍於清光議論莫
裨於新政顧年事已周於七袞致病魔每萃於一身懇

懇乞骸無非方寸遲遲從欲獨異尋常儻因其引退之時更授一超遷之職非素心之本望將清議之謂何欲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即歸於里社免屢扣於天閭臣之所祈莫切於此所有新除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
臣七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臣即具奏辭免準二十三

日詔書不允者伏念臣前所奏章皆是出於真實無一毫矯偽緣臣自入春以來百病交攻在假之日多於在職六月以後又養病者五十日矣苦苦叫號正謂坐糜廩祿心不皇安若又因此得遷尤為非據考之典故本朝諸閣直學士之職起於景德祥符間與直學士先後並建相距不過一級列位在樞密直學士之次結銜在本官之上其為事體非次對可以序進也列聖相傳其選尤重隆興以前雖有以六曹貳卿補外而間得之者

自乾道三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處侍右侍郎方滋之後
經今六十年非川蜀帥臣與攝承常伯之外未嘗過與
也至於內祠進讀尤關體貌必元老大臣一世師表或
宗卿偉望士論所歸孝宗淳熙中年與先帝更化之始
蓋常舉行之矣闕不常置惟人是與今臣以淺陋之學
本無師承踈逖之蹤素無朝蹟遭逢聖世陪侍燕閒乃
以曠職之久求去之力驟當此選人品夔絕冒而受之
將何以服公論却浮言負乘之虞方自此始所有臣辭

免前件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即非應故事具文之比欲乞早賜收還以安愚分須至奏聞者

辭免經筵徹章轉官狀

臣八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講筵所狀準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經筵進讀高宗皇帝寶訓終篇侍讀侍講修注官並與轉行一官寶章閣學士宮觀曹某證得本官為經筵中篇已蒙錫賜所有今來未審合與不合轉官伏候指揮七月四日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內曹某特與一體推恩劄送臣者職有所
分僅陪經席例無此比亦玷綸言在君恩施曠蕩之私
顧愚分覺叨踰之甚伏念臣聯班近列得侍清光三朝
寶訓之書固嘗進讀一代中興之典偶及旁觀矧徽章
朝賀之辰乃乞去陞辭之日較之同列最是尸官硯出
端溪又加寶藏馬分屈產得自御閑驚疑當避於再三
鄙拙莫回於萬一受之過分歸即挺災舉天下可畏之
機莫名病狀盡世間難用之藥未卜生期豈圖伏枕之

餘更有進官之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本無此望念臣實無此勞勿拘反汗之嫌俾遂偷安之願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應詔薦季衍等狀

臣伏覩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閒疏其事實亟以上聞須至開具奏聞者